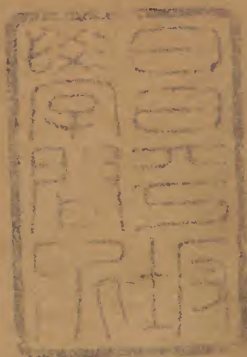


# 明朝典彙



漢書門		九	二	〇	〇	六
類		函	架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二	〇	〇	六
類		冊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	9205
冊數	64	(	15)
函號	294		39

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朝典彙卷三十

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沈 蒸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 重訂

建言

淺草文庫

洪武元年五月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

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者在乎修德而已人君修德

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其大端也是

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

成四百載之業欽惟 皇上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



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動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儆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眷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于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

越此者也 上嘉納之

三年三月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參酌行之

十年正月工部承左張致中上書言三事一曰御史廼朝廷耳目之寄清晏之司宜精擇老成審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二曰京師廼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則物價自平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



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  
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  
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宛平知縣  
十五年十月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  
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  
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  
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  
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十七年七月皮作局人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  
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  
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  
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義以教萬民立平準以  
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  
通民情滅亾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亾以壽  
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  
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 上善其言  
十八年二月國子博士陳潛夫奏上獎直臣簡師儒勵廉  
恥審用人四事詔納之

十九年十二月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



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冀梁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生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上嘉之

二十四年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美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



察其可託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各設勘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爲左僉都御史

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事二十六年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儒學金復海蓋四州已有州學其間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

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卽欺人傲物管子曰狹鄉之民宜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木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 上觀所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異矣命禮部擇



其可者行之授名廣太和縣丞

三十年正月右春坊司諫袁實建言三事一府州縣歲貢宜照定制一命修理工部國學廂厨餼舍室房一命史官摘取自古忠臣烈士成書使將軍侍衛操暇命史官陳說使知報國之義從之

永樂二年十一月撫安湖廣給事中何海條陳三事一祖訓條章諸司職掌行移體式諸司焚毀不存乞重刊頒行中外俾知遵守一乞命吏部今後宜選通曉文理識達政事者爲各都司衛所經歷吏目一乞令兵部查各衛所襲職幼官多者選老成舊官一人相兼管事從之

六年五月庶吉士蔣升上言五事一言安不忘危宜勅五軍各衛以時訓練軍士毋致廢弛二言巡幸北京宜增扈從軍士以聳觀瞻備不虞三言預備倉在鄉村難於守視莫若移府州縣城內委老人及有丁糧者守視四言師範庸常難以成材宜勅吏部精選經明行修之士以克教官五言鄉薦多大義未通宜勅各布按二司精選實學之士毋貪多濫舉仍勅禮部會試亦皆精選上覽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

十七年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



但卿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慄免  
冠請罪詔諸司卽日俊改怙終者不赦

十九年四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應詔言事其略曰  
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  
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  
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  
勸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  
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  
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捨尅怠政廢職者請卽時黜罰以

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  
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  
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  
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并  
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  
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  
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  
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存可  
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便給  
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



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從之

李時勉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尋出獄復其官仁宗初卽位時勉有諫疏畱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時勉言慙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時勉入亟走還縛時勉送西市時勉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時勉桎梏復其官

二十二年九月御史金庠上言四事一令在內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繆舉之罪二言皇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率重兵鎮之三講武四選廉幹官恤民仁宗嘉納之

十月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郡縣收養以蘇圻內六曰鈔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  
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  
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  
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者免其連坐  
之罪命議行之

禮部侍郎胡濙上言十事一曰勤政二曰任賢能三曰務  
節儉四曰篤親親五日納諫六曰明賞罰七曰親經史  
八曰守成憲九曰嚴祀事十曰精武備 上嘉納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汰冗員  
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  
養賢六曰薄征徭命禮部會議行之

宣德四年九月巡按山東御史包懷德上言四事一請於  
曹莊驛東湯池設一衛七站各設千戶所置軍半護行  
者半屯田一請開武科一請令兵部取勘合處旗軍不  
及八十人者處補之一請移撫順遞運所與驛並置命  
禮部會議

六年二月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上疏勸 上務帝王之實  
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  
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  
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



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  
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  
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  
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蠻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  
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  
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  
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正統三年東平州知州傅霖言皇上肇登寶位却珍奇  
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御史清軍政  
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聖澤歡欣踴

躍以爲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然臣切見徐州臨清等  
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并錦衣衛  
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  
有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并錦衣衛官  
校以瘠民膏血而駭民耳目乎上嘉納之

四年六月編脩劉定之應詔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  
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  
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  
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  
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



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  
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  
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畱中不下

八年四月侍講劉球應詔上言十事

詳中官

中官王振大怒

逮球并編修董璘下錦衣獄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  
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璘  
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  
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  
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  
埋衛後空地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送歸球家家人

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  
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  
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  
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  
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蚤來至期令懷刃相隨  
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  
謂爲球所憑云

十四年九月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一



日謹天變二日悉先務三日正軍法四日布恩澤五日  
廣言路六日屏奸邪七日公薦舉八日察羣吏援古証  
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  
君心一轉移之間 景帝命所司知之

署南京翰林院學士周敘上言八事一曰勵剛明二曰觀  
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  
七日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上嘉納之

景泰元年二月侍讀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宜增兵  
士繕亭障塞蹊隧一曰降胡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  
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

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  
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  
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宜痛革月錢之  
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宜日御便殿近臣侍於側  
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  
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益以熟察  
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  
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文選郎中李賢上五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  
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







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言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察嚴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言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民殺死無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言各邊守堡軍士併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言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律自今乞皆停免一革虛費以節民財言各處驛傳什物極其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略以遏橫暴言近歲四川夷民聚衆爲盜今有行人劉瀚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詔羣臣會議承行之

六月蘭州舉人段堅上言二事一曰遠闔寺言王振竊柄之禍并西寧陝西等處悉令宦官監軍乞各徵回二曰關異端請銷天下道佛銅鐵像補造軍器并天下僧道之少壯者實軍伍

九月給事中程信上中典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言天象屢變請上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不報



十月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給事中毛玉為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入上詔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

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惟具數耳

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規望云

四年三月南京工部尚書王來條陳時政十二事其曰曰敦教化以厚民俗勸農桑以立本業棟冗員以省濫費罷造作以甦民力明賞罰以勸事功崇師道以育人才脩武備以振兵威抑奔競以勵士行嚴選舉以進賢能選將帥以寧邊鄙增屯田以紓民運救荒政以備旱潦下所司議行之

七月禮部郎中章綸因災異條陳七事上崇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襍補之俸慎差



遣之授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剴切

八月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爲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昔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比及入監卽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宣德正統例四却珍奇蠻夷屢貢金銀寶石火雞白鹿諸物未爲國瑞而傳道病民納侮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固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遼東永平紫荊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二人更代無使熟情僨事六禁詣賣京師每節序男婦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附吏部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巍汪庭訓陳鈍何澄王遠皆依附文淵並宜治罪 上曰朕卽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五年五月御史鍾同儀制司郎中章綸應詔陳言

詳復大

理少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上怒命伺服

闕治之旣而陞見卽命於朝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死貶定羌驛丞命錦衣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



杖同綸二人各一百每五杖易卒同尤瘠杖至三十僵  
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舁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  
三人皆不死

莊疏云仰惟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屢降詔書以鑿

與未復虜讐未報為意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或

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 上

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

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 太子者天下之

本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

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

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

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

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

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

為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天順元年二月召廖莊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出章綸於獄

擢禮部右侍郎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憐

莊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綸在獄 上嘆綸好



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超拜之

成化二年閏三月禮部尚書姚夔上封事略曰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托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  
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制儉用官爵無濫授金  
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  
度節嗜慾養天和畱心萬機無忘正務 上慰諭之

二年十二月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以內庭燈火下  
詞臣賦詩同上培養君德疏曰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  
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  
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烟火

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  
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 陛  
下卽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  
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  
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  
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  
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  
如流改過不吝決高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然大孝養志不  
徒玩好 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



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  
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  
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  
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  
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  
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啟  
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  
一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  
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  
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

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伏願 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  
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謇  
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  
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  
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 上怒杖三人闕下謫  
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臬桂陽判官  
四年正月給事中毛弘等疏救章懋等遂召章懋黃仲昭  
爲南大理評事莊臬爲行人司副時羅倫已復南修撰  
人稱爲翰林四諫



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  
曰修治化以正流民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  
任以革民姦五曰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  
刁風詔下諸司處之

四月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災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然此事自陛下  
身上固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  
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感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前庫  
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  
役未爲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

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故事駕御文華殿置心  
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  
人以圖治化凡一衣服一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以回  
天意又言持儉用人正家防微杜漸克終今日之治不  
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 上嘉納之

給事中魏元等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  
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君者民之父母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爲之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  
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  
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何以處之乞  
罷征税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  
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  
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  
乘稷輜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  
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言天下之  
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俱困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  
印施經讖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  
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  
子而群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衆子效尤爲父者恬  
不之治國家必敗矣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  
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  
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  
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者  
御史康韶等亦以爲言上善其言命所司擬行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  
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增甚至縱容攢斗肆害  
百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勅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聞  
區處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非法天用刑之意



乞勅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拘外其餘務使秋後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誠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制治保邦莫此爲要弭災消變莫此爲急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御史戴用止言六事曰勵實行公薦舉精考察均爵賞弭盜賊革宿弊以上嘉納之

五年閏二月給事中白昂因黃霧之災上言六事大略謂陛下卽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禁止願勿失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急務不報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言自古災旱皆由下民怨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指剋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佑增值規取薦舉以萬民膏血克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六年三月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



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問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  
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  
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  
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  
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  
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  
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  
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  
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七年四月進士盧璣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  
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治  
獨缺此官宜命執法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選以克之置  
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  
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書以賢  
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上命所  
司知之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  
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卽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  
愛之意也皇上憂切於心戒諭羣臣同加修省臣等  
備員近輔無以少補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安民大



要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  
五日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伏望 皇上鑒  
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  
本以力行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  
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上曰具  
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  
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  
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  
納諫章以備御覽一合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  
輔翼律令竝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知府每於歲  
首卽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  
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  
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  
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  
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  
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兩  
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十二月廣東布政彭韶上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十九年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上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上怒謫貴州叅議時中官梁芳用事時疏專爲芳發故譖而謫之

二十年十月刑部員外林俊上言太監梁芳引用妖僧繼曉以左道惑上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命下錦衣獄杖三十降雲南姚州州官

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於獄杖三十調師宗州知州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逮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矣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俊言之人皆知俊之是而不言獨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可永保矣疏畱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二十一年正月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時梁芳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內降復其官

戶部主事周軫上言八事勸上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各上疏言星變因闕



監于政妖僧蠱惑援比儉壬竄逐忠良所致尚書王恕  
不宜置之南京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闈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吏  
部皆不敢推陞

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惡者近倖干紀大臣  
不職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  
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  
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  
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  
劉俊張瑩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

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  
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  
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已之殷  
謙等令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

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  
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畱賑饑民不  
猶愈於繼曉一人用手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  
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  
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  
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



恒之任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  
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  
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  
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去度牒令  
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妖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

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不報

詳妖術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勸 上正心修身斥絕方士釋  
老不報

進士敖毓元上言四事勸 上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

名器不報

丙旨謫張吉景東府通判丁璣普安州判除敖毓元臨西  
縣丞後毓元循例放歸既就選得知橫州未幾太監韋  
泰傳旨降縣丞調雲南邊方

二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曰端人正士何代  
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  
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  
司之中固嘗有先俊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  
繼曉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  
調閑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  
住京師敢有藏匿者併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  
可弭而協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五月陞御史汪奎於夔州府給事中盧瑀於長沙府各通  
判給事中童祝於興國州秦昇於廣安州各同知諸人  
因災異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陞之亦陞遷之變例也  
一十二年二月王恕再上疏曰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  
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并文武外  
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及替人討蟒衣及不許奏要在外  
府騎馬又聞自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

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  
中外臣民間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聖德夫此數者不  
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不足  
豪右兼并而小民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無別僭踰日  
肆而禮法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不行人皆知此數者  
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茲者  
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  
眷祐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庥故啟宸衷而爲之此臣  
民間之所以懽舞而稱訟也伏望 皇上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 聖旨禁約事



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勅旨  
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勅旨內叅奏其奉特旨批出傳  
奉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  
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疏上官戚閣部  
左道諸人皆不悅不報

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觀今月十日  
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  
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卽  
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  
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

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宜其克享  
天心而變異若此其故何哉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  
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未至與且如  
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  
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  
小人也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  
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  
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  
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  
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



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  
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  
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  
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  
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凡所以待宦  
官者一以 太祖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  
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  
文之統一畱意焉則天下幸甚不報尋謫石城吏目

進士李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絀奸廣言納諫  
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  
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素欲引文祥附已不  
得銜之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  
郎中夏崇文上疏乞容文祥以勸忠義不報

弘治元年正月給事中賀欽陞陝西叅議以母病上疏懇  
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  
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  
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監  
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



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日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注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廷或勸易諸綱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官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辯御史姜洪陳言八事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諍內言進士李文祥不宜斥逐四曰辨邪正五曰禁近習言內侍不宜干政事六曰黜異端言內府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宜撤毀并天下僧道宜清奸僞七曰省進奉言內官鹽運貢物多載私貨用船十餘號宜令文職押運八曰慎始終言守初詔不變不報



三月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疏薦舉謫籍遺才言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遠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一曰選賢能以任風憲曰禁擿拾以戒誑官曰擇人才以典刑獄曰申命令以修庶務曰逐術士以防扇惑曰責成效以革奸弊曰擇守令以固邦本曰嚴考課以示懲勸曰禁公罰以勵士

風曰廣儲積以足國用曰恤士人以防後患曰清僧道以杜遊食曰敦懷柔以安四夷曰節費用以蘇民困曰足兵戎以禦外侮悉見施行於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自洪武至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鶩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斷自聖衷量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皇上凡百用度更加樽節上嘉納之

四月給事中曹璘上言皇上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願避殿服素撤樂減膳日御經筵有疑垂問思慕二親服淺色視事毋輒黃裘求直言不可爲奸佞所蔽內官在內



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事革罷教書翰林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與夫清理西北各邊軍餘查盤各處倉庫服食稅糧銀兩 上納之

二年二月先是李文祥出為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并遠詔獄謫興隆衛經歷吉人為民未幾文祥進表南還沍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大理寺評事夏鍤上言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畱中遂謝病歸調南京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因各處水災并天鳴地震動 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固定退朝之後萬幾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辨析孰為道心孰為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



能存此心而不治凡內外官員或有竒技淫巧之獻必  
禁之珍寵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施必召內閣大臣  
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  
左右譽一人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必詢其所從始於  
母后之家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不任之以事與夫  
齋醮不修設言路防壅蔽之類下所司議行之

二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  
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  
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  
浴襲更相倣倣虛名亡實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

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審  
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竒聲勢移人  
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 上嘉納之

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一預節親藩一懲究  
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減造軍器一追復舊  
制一裁抑侵尅大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增國賦日消  
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  
輒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如雲南之本邦貴  
州之都勻江西之南贛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  
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



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勤選除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連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戌字庫聽候應用今地卑年久朽壞鏽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成造至於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勅鎮撫鎮巡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抽分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嘉納之

六部尚書王恕等以星變奉詔陳言上曰經筵講學朕自當勉供應品物今已裁減元宵燈火筵宴卽令罷之保聖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議來奏獅子等獸止餽生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減半番僧除原存留外餘查數開奏各處添設內官及織造官員俱不動軍厨并尚寶監幼丁問刑叅語亦仍舊軍厨月糧各減二年其餘如議行之

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時政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又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之



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大略謂 太祖開國洪  
武建元歲在戊申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  
意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  
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  
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豐亨  
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  
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  
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  
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亾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  
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  
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  
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  
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  
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  
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  
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  
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  
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  
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  
議行之



六年三月吏部侍郎張悅條陳弭災五事遵舊章恤小民  
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并修德圖治二疏 上嘉納之  
閏五月給事中夏昂疏言邇者 皇上昧爽臨朝早決幾  
務凡臣下言事卽令所司看詳次第舉行又節省光祿  
寺供用等物皆勤儉之盛德但一日二日萬幾惟常接  
於目而不忘斯有警於心而不替竊觀我 聖祖嘗取  
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伏望 皇上以 聖祖爲  
法命翰林儒臣歷考前代帝王以至我 祖宗勤儉德  
政或爲銘爲箴或爲說爲文或直錄其事務在明白書  
之屏間寘之便殿以警於朝夕 上納之

八年二月吏部尚書耿裕等條弭災六事不報時諸司以  
災異言事疏出侍郎周經草內云吏部請蚤視朝勤聽  
政節侈費省游幸止貢獻內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經  
手後有踪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經曰宜以實對  
耿曰吾爲尚書不可他諉時論兩賢之

十二月戶部主事胡燿應詔上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  
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



成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燿危旣而廣等果以賊敗由燿啟之也

九年五月六科龐泮等十三道劉紳等以武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繫錦衣獄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卽上疏申救南京吏部郎中儲瓘編修羅玘各上疏申救泮等以全國體俱不報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衆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十年五月祠祭郎中王雲鳳陳修德弭災急務大略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上納之

禮部等衙門尚書徐瓊等疏弭災二十三事曰勤聖學接羣臣奮剛斷復蚤朝甦軍衛恤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減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惜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言路皆郎中王雲鳳代草

十一年十月給事中華景應詔陳言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



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於朝廷有直聲動於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

十一月御史胡獻疏指時弊召天變謫降外任十二年四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

所及心志所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皆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五月吏部尚書屠滂疏請禁內降弭災變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卽漢所謂西邸之爵



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其爲政體之累  
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祖宗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  
乎

給事中叢蘭疏言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舉措恤畿民撫  
邊戍警怠玩杜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輩之陰圖復用  
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罷黜左道如太常寺卿崔  
玄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下所  
司知之

八月南京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一抑異端以守勅命一弭  
人怨以全貴戚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勤修省以回天  
變下所司知之

十三年禮部郎中蔡清疏時政以弭天變言通賄李廣者  
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廝養宅  
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克庸將之家  
轉運權倖之門民力屈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採之必  
先正心用人下所司知之

檢討劉瑞疏弭災八事曰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  
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御戎狄

上嘉納之  
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  
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



且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火飾小王  
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倖亂政功賞不明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

十四年二月禮部尚書傅瀚以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  
災異疏言今賦重役煩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  
下庶民困可蘇又以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  
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  
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畱中不報復言民心易感在結  
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焚  
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

報可

二月吏部尚書林瀚率九卿上弭災十二事曰明黜陟去  
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  
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下部議行之

五月戶部尚書佶鍾以四方多災報疏陳時政十二事曰  
重京儲慎庫藏實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  
備芻料節香蠟戒捨尅處存畱恤災傷詔從之

十五年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弭災三事一曰裁冗官  
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實支米不  
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減一官則省一



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  
既已夫之又復留之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以致邵賢  
方誌朱璜鍾鉞任穀之徒播告而來 陛下以此不職  
之數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  
乎三曰革濫進言胡虜犯邊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  
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  
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十八年春南刑部郎中胡世寧應詔條上十事其一言用  
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  
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  
以大理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  
賢抑塞朋類引拔乏人佐理其來有漸出爲廣西太平  
知府

戶部李夢陽應詔上書言二病三害六漸其一日元氣之  
病竊觀當今士氣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  
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  
爲善處是以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  
行之實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  
做官但要屈曲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有親之與  
服除自起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二曰腹心之





病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今某  
某有司槌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且數月矣猶  
閣而不行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  
不可赦有缺不可補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  
陛下又勅禮部選用閹割親兒絕滅人類戕天地之和  
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一日  
兵害在京之兵帶甲控弦者數十萬以強本也然至正  
統已已拔之乃僅得十二萬至今又不滿三萬腰鞬弓  
刀不全旋置鞍轡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軍豪勢多占  
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

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  
夫騰驤四衛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稽其數征役又  
不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內官率之其害可忍  
言哉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人子弟官之團  
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  
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內府供用有常數宜  
有常簿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下  
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則部派  
又俗之州縣必又倍之百姓輸納有稱頭又經內官有  
賄賂益又倍矣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



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三日庄塲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薊州牧馬草塲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一日匱之漸今各邊用兵將庸卒罷糜費而無功曠日而損歲而錢穀吏

僥首供給莫敢如何是故倉廩不足有和買之議和買不足有空運之例空運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夫錢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被左右侍臣造寺者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取則民窮臣不知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無衣今盜而得衣得食卽死不



猶踰於凍餒乎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定之國  
又無水旱之災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  
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  
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  
勢又何如矣三日壞名器之漸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  
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意謂此  
耳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  
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  
示勸也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  
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廕其子爲丞臣不

知報耶勸耶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恠此一官則所  
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四曰弛法令之漸夫  
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曩者犯人王禮擅捨夷  
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陛  
下從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  
則民玩此古之所大忌也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  
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非以奉佛而事仙也梁武唐憲其  
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  
止也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法



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臣固知有誘之者也  
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廩匱乏  
信如真人國師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  
者安乎此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此臣之所以日夜  
悲心者也六日貴戚驕恣之漸詳戚疏入下詔獄已釋  
罰俸三月

十二月南京祭酒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大略謂紀元  
以正德爲名當求其實必如漢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  
延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必如唐劉蕡謂居正  
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臣已具疏乞  
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己敢以正德  
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一曰勤聖學二曰隆繼述三曰  
謹大婚四曰重詔令五曰敬天戒 上優詔答之

正德元年六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曰 皇上視朝太遲  
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  
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  
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  
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庭弓矢甲冑戰鬪不  
祥之象不可施於禁御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  
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實憂之六月中



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  
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  
望 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  
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衛離  
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  
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况茲天變民窮正宜恐  
懼修省怠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  
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  
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  
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

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  
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  
弛賞不當功罪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  
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  
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  
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  
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也 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  
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  
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政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



事涉於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讒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臣等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澤矣奉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着用心照舊輔導

七月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等會陳弭災十一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民困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力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下所司知之

十月給事中劉蒞疏極陳時政略曰近日權奸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饑虎固



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厭也又云  
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  
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  
又奏歲入不穀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  
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  
不動心哉疏數千言言皆愷切遂下詔獄

二年正月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等劉瑾怒廷杖五  
十謫龍場驛丞

詳中官

三月給事中陶諧前後上疏若戒逸遊以保治安遠讒佞  
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  
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羣奸欺蔽之罪劉瑾  
等大憾之誣逮廷杖爲民

二年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  
不宥忤旨謫揭陽縣丞

二月給事中王承裕疏言時政罰米三百石輸邊

五年六月大學士李東陽上弭災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  
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和雷電之後必有甘雨此  
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曰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  
寬僉書職員之罪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  
羅織之罪疏上不報



八月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上疏請 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劉瑾雖死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瑾者不報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儻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蚤嗣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 上念上天

托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有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六年六月南京吏部侍郎羅玘上言大盜並興遍布天下縛殺方面射死將官剖剝叅將王杲執殺都御史馬炳然或至有如劉盆子者一二人馳騫中原引誘不逞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年前恐未可也 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立召親王公侯駙馬伯府部寺院大臣翰林科道多方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



呂誨包拯趙抃之議順昭穆之宜而無卽真以俟前星之耀不報  
八月吏部尚書楊一清言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使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問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蚤視朝收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耀龍輦嘗幸豹房日訓兵後苑非宮禁所宜恐無以安宗廟神靈伏望居禁密戒嬉遊以消意外之慮又言經筵講期甫臨輒聞報罷伏望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不報

九年正月楊一清上言五事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創梵宇於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不報  
御史張士隆疏言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典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內庭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巡撫使之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



懲前弊克慢絕淫蚤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  
一之傳考典亾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  
井狡穢之羣廣廈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疏請蚤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  
項得旨蚤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  
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

郎中吳巖上言求言之旨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陛下  
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三孤九卿以至科道  
各陳所謂誠格九廟也孝奉兩宮也蚤朝宴罷也經筵  
日講也建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  
市也遣邊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舍  
此數者而別求常理定制抑末矣不報

中書舍人何景明應詔上言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后妃不  
得常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  
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前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  
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儒道談諷於  
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尤蚤爲裁抑不報  
巡撫四川都御史王鎮疏弭災四事一日正大本以安天  
下一日省內臣以慰民望一日處驛遞以蘇民困一日  
廣延納以開壅蔽不報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三十年二月御史王延相言時政忤旨下獄修撰崔銳請執  
政申抹出之

十二年正月給事中毛憲言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遼府  
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臥呻吟  
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  
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勅下  
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  
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徐之鸞言陛下入白藩國纘承不  
基正天命啓聖之辰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翫

獨於天下之久安祖宗法制適紛更於小人之術國  
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於中次廣言路於外庶  
克有濟若或姑息遲疑復令墮於小人之手則天下之  
事愈不可爲矣伏望皇上獨秉乾斷內外文武大臣  
及非軍功而冒得封拜者各令自陳察其不肖卽賜斥  
罷令科道查劾向來罔上誘惑奸佞之輩寘之典刑邇  
年小人所變亂一切弊政奏請改革用彰我皇上中  
興無前之烈上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  
人亦令自劾其內外引誘蠱惑姦黨着科道官查叅其  
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以行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五月戶部主事劉漳疏陳正朝廷等十四事謂天下之勢猶之一身朝廷元氣也中國榮衛也邊郵四肢也三者兼舉如元氣周流一身而治安可保其言以稽祖宗親耆德輯工僚彰公道嚴宿衛爲正朝廷之要黜貪吏開賑濟代邊租弭盜賊爲撫中國之要黜債師查邊儲清士伍防虜患復邊境爲固邊陲之要 上嘉納之下其章於所司

嘉靖元年御史沈灼疏四漸一經筵輟講二詰責言官三數逮有司四偏信內侍且曰朝廷刑獄內付刑部都察院外付巡按按察司錦衣官校非機密重情不輕遣逮意在主事陳嘉言又誤以陳爲李 上怒其黨護下吏部摘所誤以聞部議灼意在效忠言涉輕率臨文偶誤未足深罪宜宥之以彰聖德乃奪俸三月

二年六月給事中周瑯上言 陛下紀元以來孽火晦靈烈風暴雨地震江溢不可殫述乃者又有星孛雷震之變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 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請以時政之大者言之曹嘉以彈擊過當 陛下當置而不問乃奪一階以竄之而連及傍助之間閔李隆以私憤謀殺撫臣 陛下不卽軍中斬之乃淹時根勘若將爲之地者崔文縱斷養剝民卽



當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乃追易成命歸之鎮撫司  
陛下入繼大統以公義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  
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論也乃日討尊崇之典而欲  
冒擬於名號至使禋祀無主不擇親賢以爲之後則公  
議已失而私恩亦未爲得矣人事失於下天變動於上  
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伏望慎選  
宗屬以嗣安陸復嘉閣以啓言路黜崔文誅李隆以明  
典刑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報

御史秦武言 陛下嗣登大寶召喬宇於南起林俊於野  
而寄之以命德討罪之權中外鼓舞皆稱得人今張瑾

一衛士耳侵害部官宇言之而不聽李鳳陽一役夫耳  
牽制法司俊言之而不聽臣竊以爲此二舉動關係國  
體甚大不可不慎 上下其章於所司

七月給事中李學會言賞罰者人君之柄也近來以藩舊  
乞廕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宦監家人乞武階職事與其  
家屬有犯或免提問或竟不查究甚則奪法司所問而  
委之錦衣衛鎮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命令者人君之  
號也近來批答未必盡由內閣票擬臣下有所匡救則  
曰已有旨了有所論建則曰該衙門知道成命一下自  
以爲是如不善而莫之違臣願 陛下慎之凡有賞罰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必勅該部議其功罪差等凡百命令悉付內閣票擬又  
令改擬精切然後批答如此則大柄不移大號不苟宗  
社大業可以永隆而無替矣 上以爲妄言命奪俸一  
月

修撰唐臯言自古今上下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故 太  
祖大誥首言君臣同遊之盛而 孝宗退朝之暇時御  
便殿延問賜茶賜饌一時際遇聲施至今尚書林俊勉  
畱未幾而繼以詰責上下乖離何以爲治伏願思 聖  
祖之言與先朝之典咨謀輔弼隆禮大臣養 聖主遷  
善之勇全老臣執法之忠格天召和莫切於此下所司  
知之

修撰呂柟疏言輟講之後深宮燕居易生褻念請以諸進  
過講章時時省覽編修湛若水疏言 陛下初政漸不  
克終左右近習爭以聲色異教蠱惑 上心大臣不得  
守法爭自引去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  
柟得報聞若水下所司知之

給事中張嵩疏陳謹天戒三事一保聖躬言 皇上春秋  
方富屢見違和願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感  
上齋醮拜奏青詞請火其書斥其人而親近儒臣三務  
實惠言蠲租詔下征求如故願責有司以從實蠲免報



聞

八月吏部侍郎汪俊上言 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動  
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頻告灾眚者以臨馭未幾政漸弗  
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幡然慎終以答天意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詔  
令不能如初也初罷逐庸回任用者舊邇來師傅重臣  
諮詢踈闊任賢不能如初也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威  
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初釐革倖位  
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名器  
不能如初也初姦黨巨惡下三司鞠評邇來事非机密

悉付詔獄臺諫法司執奏不從法守不能如初也初命  
科道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羊照數會計繼因閭閻瀆奏  
遂寢前旨卹民不能如初也初禁出左道邇來修設禱  
祀溷瀆宮庭禁邪不能如初也初神氣精明邇來聖躬  
違和天顏異舊保固不能如初也有一於此足以干和  
未可諉爲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不報

十二月吏部侍郎何孟春做漢魏相歲不登條奏故事引  
漢以下諸臣奏記列爲八事一引魏韓麒麟之言請禁  
止侈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  
奏請減百官俸阜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



奏請廣聽納上下交泰感召和氣一引范仲淹奏請遣使勞秦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禁諸州縣不許過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免來歲稅錢疏下吏戶二部覆議宜悉從施行上日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卑勿減餘俱如議行

二年二月給事中劉繼曾言近日中旨多戾經典邪說諂媚則賜褒僉師保抗言漸加放黜正德可謂極弊亦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嘆者若出自聖翰亟宜收回羣小所為速加顯戮上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葛鵬御史林有孚申救不聽繼而命勿具獄謫補外

五月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諂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為已不能獻納之罪上謂大禮已定柟掇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拷訊

御史盧煥疏言腹心之深憂四根本之深憂三咽喉之深憂一君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足腹心之憂也京庫虛匱輔衛貧困太倉乏儲根本之憂也宣大洮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盜恐生他變則咽喉之憂也疏下所司





十月禮部尚書席書條上十二事言 皇上入繼大統名  
稱未正孝德未伸困心鬱志三載於茲今幸大禮告成  
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謹條十二事一曰清心寡欲二曰  
讀書觀史三曰接見賢臣四曰納聽忠言五曰恭行節  
儉六曰裁減冗濫七曰預儲邊餉八曰戒抑貴戚九曰  
禁佛法十曰溥用人十一曰務安靜十二曰肅憲法御  
史藍田復卽書奏條論其欺 上切責之

十二月大理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自七  
月受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  
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廷杖死者編修王

恩等十七人以忤內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  
玉以織造抗內使下獄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二人  
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爲  
所屬訐奏下獄者樂護華湘二人此皆國家大政上千  
天和下駭民俗臣聞皆左右陰主之願 陛下大奮明  
斷復成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  
罪 上怒謫補外

四年正月吏部侍郎胡世寧服闋上言臣衰病不能赴闕  
先陳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且臣病日急恐一朝溘死是  
以盡言至此惟 陛下憐之其中有曰內臣不無姦佞



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時察而慎檢之可無前代之禍  
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剝民膏血自陛下臨馭以來鎮  
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  
私所致今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唯唯承命於巡按  
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勅  
吏部選內外郎官忠直公慎識治體者爲之又曰席書  
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相驚訝此因材而受秩何嫌  
之有上嘉納之起爲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劾世寧姦  
譎道諛大負平生乞賜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義  
三章乞畱中省覽其一大學秦誓章詳繹容賢嫉賢之  
利病而極言仁君逐惡之嚴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甚  
言大臣擅威福之患在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  
太祖獨秉全智革去丞相以爲子孫萬代之法太宗  
簡用儒臣咨訪政治不拘內外新舊執事仁宗宣  
宗間選尚書夏原吉等商確擬旨亦絕無偏重之勢  
英宗選用重臣必召吏部面商可否憲宗始令吏部  
會推材望孝宗簡用下位不用崇職俱稱得人今內  
閣日隆羣臣尊仰翰林院官原係內閣教養門生方得  
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職其餘內外官  
員雖有文學材智不許再入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後進下視六卿若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凡  
身後贈謚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爲已地至於纂修國  
史私其黨類褒貶任意而威福予奪盡歸於一官矣必  
得其人如先朝楊士奇等及今石瑄之忠清楊一清之  
才識可也使有冒嫉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兇邪  
國事日可憂矣 陛下昔用席書爲禮部皆攻擊不已  
今召用一清言者又多方計沮而首相用賈詠掌誥勅  
遂入內閣用於 陛下者如此用於首相者如彼然則  
今之威福出於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惟聖明蚤加  
省悟其三周易不出戶庭无咎章反覆於君臣不密失

臣失身之旨疏入留中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疏請  
留中將啟告密之風乞賜罷斥世寧不得已乞歸不聽  
而言者益亟章十數至乃改世寧爲南京吏部

御史劉翀上言十事一緝聖學二近正人三遠佞人四畏  
天變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八平賞罰九廣恩  
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勸不報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言臣聞諸禮日子之事親也  
三諫不聽號泣隨之前廷臣因議大禮號泣殿陛誠亦  
有罪然揆之於禮則亦臣子事君父之常耳况何孟春  
豐熙等操履醇固宜寘左右呂柟楊慎等論思有體宜



出入禁闥張原毛玉等身後無以爲殮妻孥流落尤爲可憫儻皇上曲賜優貸使遷謫者得以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詔書所謂有裨政理者莫急於此不報御史劉黻上言近日大禮已成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聖懷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以朋黨形之章奏如楊旦汪偉俱先朝舊臣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撻拾指爲朋邪擊之使歸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已見幸賴陛下明斷羣情翕然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屢蒙聖諭量必知檢陳洸事有案牘蒙令退避聽覈公道自明方獻夫乞歸又蒙特旨諭以安靜聖心於此已洞見羣下之情矣然常人之情不懲則不知所警望賜天語戒飭使百僚師師以成嘉靖之治可也臣又聞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誣彰我之能好諫者直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言納諫此君人之體也伏望陛下察忠邪明理亂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成耆舊不宜速遠楊旦汪偉察其無過悉召還之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宜量移內地復其原職死事者矜卹其家以示大造之仁不報

五月四川副使余珊效魏徵陳十漸曰紀綱漸頽言宮府



異體陟罰未公而政多苟簡曰風俗漸壞言名檢日薄  
廉恥日消而士多諛佞曰國勢漸輕言叛卒殺撫臣妖  
胡戕主事而庫胥害縣官曰夷狄漸強言車胡躡躅於  
遼東韃靼蹂躪於沙漠而土魯番驅逐小王志吞洮河  
曰邦本漸搖言冗食橫征織造需索而江淮困於水旱  
兗豫困於剽掠曰人才漸凋言呂柟鄒守益去而館閣  
空汪俊顧清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死而臺諫空曰言  
路漸塞言朝奏一封而暮投千里三木囊頭而九泉銜  
恨曰邪正漸淆言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法  
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卽有周  
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漸睽言大禮議起載鬼張弧邪佞  
相窺巧發竒中大臣願望小臣畏慄曰災異漸臻言東  
南洪水傾城西北赤地千里遼陽軍婦生子兩頭無極  
赤風晝晦如夜以 陛下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宜與  
堯舜比隆而乃有此皆相臣奸佞所致願去此臣更求  
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木彊厚重如石瑋者置諸左右報  
聞

五年二月南京御史仲選上言今之災異蓋聖學未敦政  
權下移小人未遠忠直未錄百官未勵民生日威武備  
廢弛有一於此皆干天和 陛下用一人而制行材器



未盡知識一事而始終利害未盡知是亦聖學之未敦也或以奸黨復官或以巨惡宥罪或奏逮職官或陳乞勅命無不立遂人言嘖嘖皆謂陛下左右乘其喜怒陰爲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侍左右璫萼以讒夫預經筵劉棨以白衣厠館閣蔡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居華職是小人之未遠也或覆庇匪人玩愒公事私通關節公納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謫戍如豐熙等削籍如馬明衡等遠遷如馬卿陳逅等外補如呂構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皆抑鬱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

也水旱癘疫民死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計室九空而征徭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不識戰陳士卒莫辨什伍精壯者私役於守備府營之家操備者木刀竹矢全無犂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待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乘少賜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三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斷陛下復給事中衛道御史洪養浩官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



請錄用豐熙等。陛下始然而中止，豈聖心不無芥蒂，於中耶？臣以爲陛下之仁，諸臣當被其休光，但恐鬱鬱卒徒之中，依依下寮，編氓之內，歲損月失，他日雖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此張袞之言，當亟從也。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取用。陛下報聞，豈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臣以爲陛下之聖，奸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爲然。王堂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但恐此輩招置愈巧，根據日深，他日卽欲毅然去之，不已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不報。

六月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陛下，至性爲臣子者，不過將順其美，以成孝治之義耳。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爲詞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乞嚴諭諸司言事者，止據事直陳，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覬。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羣臣，正當據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十月，御史吳仲言和氣致祥，妖氛致異，理之自然。陛下卽位初，誅逐宦官，今大監鄧文違例請勅，而監織市舶之差，漸次增復矣。卽位初，誅逐權姦，今武定侯郭勛驕恣剝削，而黃富賈通之徒，亦朦朧傳乞矣。卽位初，查革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建言  
六十九  
軍匠今託名投入坐費月廩卽位初起用諫官今議禮  
諸臣含冤負屈此所當修省也先年大臣同寅協恭今  
招權樹黨如張璉之排費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退  
多自引今持祿固寵如費宏之家醜已露恬不爲怪矣  
先年士人多廉恥今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  
多循良今剋剝相效惘惘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也  
不報

六年五月編修廖道南以日食陳洪範九事言一曰五行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追而不能蒸於是地震  
今連歲邊鄙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  
法大運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之大德而思又聖功  
之本劉向傳言思曰睿厥咎霧厥罰恒風近來雩霧交  
作大風揚霾是思之失可徵也臣願順五事以修君德  
三曰農用八政八政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  
急務今水旱頻仍饑饉相繼夷狄猖獗於邊門盜賊克  
斥於郡縣是食與師皆可憂也臣願修八政以行王道  
四曰五紀夫日爲君象又衆陽之宗邇者熒惑留度內  
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  
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曰建用皇極夫皇極大中至正之  
道曰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



之美昨庶有胥戕之風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又  
 用三德夫剛柔為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為人君威福  
 之權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臣願明三德以肅邦紀  
 七曰明用稽疑蓋謀之鬼神機隱難測謀之卿士庶人  
 理顯易知是非大同即卜筮不能易臣願決稽疑以定  
 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係人君之感召邇來民訛  
 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疊出臣願審庶徵以感休祥九  
 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畀六極者人之所招  
 詩書載殷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考且寧即福與  
 富壽康寧也要本於攸好德耳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

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不足侔也 上嘉納之

時 上講尚書又畱心洪範與講官顧鼎臣內閣楊一清論稽疑卜兆之說故道南備陳之

十一月御史張祿言頃者張寅之獄始則勘官刻於用法  
 繼則言官誤於吠聲致陛下震怒命官廷鞫各以輕  
 重謫罷此獄成陛下益疑言官言官以言為諱今  
 陛下不少霽天威溫旨開諭恐忠貞之士解體也願無  
 以聽納為煩令羣臣據實上陳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  
 作臣子敢言之氣且待從臺諫各有攸司彼此侵越殊  
 非國體陛下仍諭二三大臣各專職守勿得侵越  
 上曰言官以言為職但須忠讜公直近來言事者多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名要譽毀正附邪假公爲私雷同煩擾朝廷不得不薄  
示懲戒使人各改悟以盡乃職前大獄已處分亦未嘗  
禁戒言者祿乃擅造奏瀆欲揚君過姑不究

七年二月詹事霍韜疏言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宣帝  
舉行漢治中興我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  
切於時政及近年行令有合太祖者爲例以獻一言  
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而北方尤宜一永樂中命寶  
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一言憲網以農桑爲生  
民衣食之源責成巡按一言洪武令遣監生及人材分  
詣天下督修水利一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壩閘陂池

可引水灌田者不時修復一言職掌所載內外軍職俱  
有額數一言永樂間交趾之平謂多陞不如重賞一言  
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一言洪武間僧道度牒  
當與對冊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一言  
永樂中軍民子弟私自削髮爲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  
爲民種田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止畱六十畝爲  
業餘皆給民佃種詔下所司知之

八年正月 上以災異令大學士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  
一清等陳四事曰恤民窮修武備惜人才飭言官已報  
旨因復密疏溥恩澤寬謫戍二事陰爲議禮言事諸臣



乞恩寬宥 上不允既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言  
昔高皇帝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  
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之有四一任大臣如諭  
六部以允執厥中諭中書省以振舉大綱二崇儒術如  
諭朱善以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諭秦裕伯以聖人之學  
以天爲準三重守令如諭來朝官以約已利人諭侍臣  
以治民猶治水四擇將帥如謂擇將當兼用識謀仁勇  
備邊常存戒心 上嘉納之

給事中陳守愚言今兩京崇階懸缺不補四方劇地推代  
難掄良以近來黜責過多長養甚難卽今災異頻仍饑

饉連年盜賊昌熾 陛下屢詔求言以爲弭災之助臣

願大施曠蕩以振沈淪聽諸臣陳 薦次第錄

用化災爲和端在於此 上怒曰旣說被黜諸臣自當  
指名薦奏如何假諸災異恐脅且屢諭不遵專務泛論  
取譽沽名本當逮問姑從輕罰俸五月

給事中王汝梅等條陳弭災三事其一謂比年章奏多事  
逢迎請分別忠佞無信甘言其二謂大臣章奏近多畱  
中不出是非不辨宜悉付公論無惑於一人一偏之見  
其三謂宋儒有言人主之學以當務爲急今一事之施  
屢煩宸翰宜少賜減省依 祖宗故事親御平臺召見



宰相決定大議既省筆劄之勞且絕壅蔽之害上謂  
恣情奏擾近於附和非朝廷求言弭災之意下所司知  
之不出其心不獲其意亦公命其然一人一

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  
寧目擊光息蔡賴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閩潼關晚  
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蓬也  
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麩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  
以麩食者取而啖之罄口溢腹嘔逆移日則小民困苦  
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齋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因  
陳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瘕四言國家貢賦輓運上

游脫或道途有挺鋤之梗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  
以處之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憚於改  
絃不思尾大之患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惰  
而大同甘肅之變屢恃姑息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大  
可憂三也八九年間大禮一議蔓引不休好惡予奪一  
主乎是其不合者擠之其合者擢之此可惜之瘕一也  
大臣之不肖諂諛爲甚今侈祥銜異見之章牘啓惰導  
欲漸不可長此可惜之瘕二也初革宍濫歲省萬計資  
緣日久聽其隙請戚里漸復佞倖日親此可惜之瘕三  
也內臣鎮守非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爲 陛



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癥四也章下所司

十一月御史劉安上疏曰人君如天天以徧覆包含爲德君法天以徧覆包含爲心故人君貴明不貴察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伏望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先急務簡細故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忤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臣雍熙太平之治可復也上曰安嬰名賣直煩瀆奏擾不遵前旨專務私論欲姑容以盡待言之體然此輩奸巧不可輕縱其下錦衣衛杖已而給事中胡克時疏救安

言陛下寄耳目於言官效忠者安之心也忤旨者安之愚也伏願矜其愚而鑒其心上怒其回護奏瀆併下錦衣衛逮問後謫安爲餘干典史克時攸縣主簿九年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各處災傷聖心隱惻勅羣臣各陳所見而進言諸臣類以虛語浮辭面諛君父應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祥瑞之奏屢上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鉉遂進甘露矣今則都御史徐瓚及訓導范仲斌又進瑞麥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鉉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稱賀矣范仲斌之流猥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鉉徐瓚楊東等



叨列憲臣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亦昧義微利罔上要君若不嚴加禁遏此風漸長正氣銷軟大非國家之福伏望 皇上申令百官各直言無隱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設諛詞熒惑聖聽者即加誅譴有旨詰責時春妄言且既云大臣科道皆無陳奏伊必有讜言善策其條具以聞時春惶恐引咎 上怒必令具陳於是春言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訪勵廉恥其最急者有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 上責其條奏不明惟掇拾陳詞以賣忠直下錦衣衛拷訊之八月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讜二曰

正習以明體統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平以凝天休中多阿媚語 上以其奏下所司看詳部覆甲言悉當可采行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羣僚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調孫應奎議沈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未聞有及聰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為二臣欲以杜塞言路不忠為甚 上命吏部再議甲復上疏自理 上怒其不俟部議輒先奏辯令降二級調外吏部以甲已奉旨處分不復更議 上責其延緩令置對乃奪尚書方獻夫等俸遂補甲湖廣布政司照磨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九年八月順天生員張紳上七疏言朝政得失其一薦大學士翟鑾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時都御史汪鋐及布政吳山太僕卿張原明兵馬胡綱馮錫宋道延陳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芮景賢乞加旌勞報聞都給事中夏言引上言大臣德政律乞將紳鞠究奸欺置之重典乃繫獄訊之

十一年御史郭弘化疏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頃者彗出於井必土木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之採大木者江西浙江之採裸木者勞頓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又以成造大輓民間耗費不貲而窻戶之

避竄過半至於廣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爲盜攻劫屠戮逼近會省凡此皆有戾天和上于星變者也請停不急之工罷採木採珠之令則彗滅而前星耀矣章下戶部尚書許瓚等言近以工興採木燒造之役半天下物力易屈民困日深弘化言宜聽上怒曰採珠舊制非朕所增弘化之言奏擾如曰彗滅前星耀則朕未立嗣專以採珠致爾等不以爲非乃更附和其說何故責弘化對狀黜爲民詔吏部錮勿用

十月編修楊名上言陳愚見以禪修省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



奮力自省朕愚不能如日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言  
之名遂上疏劾汪鉉郭勛陳道瀛金贊仁邵元節及欲  
釋議禮得罪諸臣停各工役 上怒命錦衣衛收送鎮  
撫司嚴刑鞫訊追喚使者鎮撫司承望風旨榜掠備至  
死而復蘇者再兵部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  
明之累 上大怒曰楊名罪惡死有餘辜方寃喚使堅  
不吐實想宗明是矣令收送鎮撫司一同鞫訊 初名  
置對汪鉉卽上言乞寃邪言以彰國法 上曰卿抱貞  
盡忠朕心簡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所言必有喚  
使者令潘振等嚴刑根寃卿宜安心辦事副朕倚毗邵  
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旣  
無指據誣罔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 上曰卿辭具  
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  
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振等鞫名再至名不勝楚  
誣服編修程文德同擬疏草奏下刑部論罪尚書王時  
中以戍邊上請 上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令  
戍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謫邊方雜職黃宗明狂率論救  
調補外任

十二年十月御史郭宗臯言邇者上天垂戒星變異常惟



皇上敬天之心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籌度以思防患於未然夫變生無常有先事而爲兆有後事而爲應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修道斯得其要伏望皇上視變若由已當兢兢業業祇奉天意廣包涵徧覆之量隆謙沖虛度之德崇易簡寬平之政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信也 上謂宗臯職居言責自當明白敷陳何乃疑君欺上隱約其詞命錦衣衛逮下詔獄審其情以聞於是宗臯對狀謂始因星變竊意朝廷必思天意之所在而防患於未然尋乃有大同之變及 皇子之薨

臯恐朝廷以二事爲足以當云而遂弛修省之念又素閱諸書見古人推測天度其說多妄意不根欲朝廷刻意修省勿盡信前聞而求之事應且願 主上惇尚寬厚細察忠言不專以嚴明爲政 上命廷杖四十而釋之

十三年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京太廟災上言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風俗日趨於下士皆阿比以營其私與時浮沉者得以顯庸而獨立卓行者反皆擯弃惟陛下赫然矯正之更勅大小臣工協和圖治無朋比植黨二廣容納以開言路 陛下臨御之初一時言官過



於狂誕以獲罪譴乞宥其既往與之維新仍令大小臣  
工竝得直言時政以作其敢諫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  
體勳舊大臣與國同休戚張延齡憑寵爲非法固難貸  
然亦 孝宗待之過厚釀成此禍今一旦寘之於辟何  
以慰 孝宗在天之靈而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乎又神御閣啓祥宮之建視 太后孰爲緩急時詘舉  
羸當以其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 上以世龍訕上  
庇逆悖慢不敬命錦衣衛械繫來京毋縱

十六年五月御史桑喬以殿廷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奸弊  
以節工役如沙河行宮部議用銀七百餘兩賴 皇上

洞察始改二百餘兩則他可知一重邊防以銷隱變請  
遣才望大臣歲一行邊簡閱強弱調度糧餉以便條奏  
施行一去匪人以重大任如尚書嚴嵩林廷楫張瓚張  
雲四人不職之尤宜速罷以盡應天之實 上納之  
宥戍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  
恩呂經不宥給事中田濡奏請廣遣戍之赦下刑部議  
尚書唐龍復言屢年戍邊諸臣楊慎等三十三名馬錄  
等一百九名遇蒙恩宥本部題請多已放還未宥者獨  
楊慎等八人耳田濡所惜正在於此今查慎等俱爲大  
禮錄爲大獄呂經激變遼卒馮恩進言狂妄俱編行伍



戍守遠荒固彼自取之罪但慎錄等編發俱已十年顛沛既久創艾實深况豐熙年近七十劉濟已死戍所呂經革弊乖張亂已旋定馮恩進言狂誕心亦無他乞俯從衆請宥此七人各與生還或將慎錄二人量移近地實 皇上浩蕩罔極之恩諸臣望外再生之幸也 上曰楊慎馬錄等仍不赦宥

十七年十一月給事中顧存仁條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欲赦謫戍諸臣楊慎馬錄呂經馮恩等二崇安靜之吏謂守令號爲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陳利弊類梓給付以便省覽三重撫按之責謂不當指

深刻爲名流目循良爲庸品而數易長吏復輕議以調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所舉卽往年所黜與其舉於旣黜孰若精於未黜近者明堂大禮吳璋何人而議之釋氏害義葉凝秀何人而乞度牒請加嚴禁五嚴流民之寓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希圖挾制官府甚至匿名投書沿門黏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宜加訪緝究治上怒廷杖之發口外爲民

十八年 上諭禮部曰東宮權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決少逸一二年靜攝調養或可親政如初大僕卿楊最聞諭卽上言 聖諭何爲至此揆厥所由不過得一方士



欲假調攝修養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  
可以至僊以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僊堯舜  
之智不知學僊哉孔子謂老子猶龍卽僊也孔子非不  
知老子之爲僊不可學也臣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  
駭繼則惑而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  
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  
求僊而僊不期壽而萬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服  
之恐傷氣與性也至於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大臣  
及九卿臺諫官主議 陛下自有定裁 上覽之大怒  
逮繫鎮撫司拷訊久之瘦死獄中

十九年九月御史舒鵬翼奏言近歲以來災異頻仍醜虜  
猖獗所恃以輔翼二三大臣今乃不聞恐懼修省顧陰  
相攻擊虧損 聖明竊意必有讒邪之人往來傳播分  
曹爲黨引類藏奸諭訛煽禍此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勅諭廠衛嚴加緝訪明正典刑以爲保全善類優  
禮大臣之助仍降諭二三大臣俾各同心輔政得旨二  
三大臣陰相攻擊者爲誰令指名以聞鵬翼言臣昨見  
尚書霍韜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奏疏俱語涉攻訐  
相爲排擠獨以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見几杖則式之况  
貴臣近主久在 陛下監觀之中是以不敢斥名者以



此 上怒以御史言事自當指實陳奏鵬翼先疏含糊  
及問爲誰却復支調終不明言陰相攻擊之實更無是  
非可否且未經朝廷處分事情乃敢以傳聞具奏顯有  
懷奸交通情弊本當重治姑從寬降二級調外任已乃  
降山西布政司檢校

遂寧縣訓導蕭時芳奏言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  
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一宜召此三人賜坐杯酒  
以釋其心語皆不經詔下鎮撫司逮問具罪黜爲民

二十年二月御史楊爵上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  
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

弛奢侈僭踰公私困竭奔競成風賄賂通行遇災不憂  
非祥稱賀士俗民風於此大壞請畧舉目前之事爲  
陛下言之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不雪人心日  
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方士  
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今乃紫金赤綬遍於羽流  
假此妖誕邪罔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  
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羣謀虛心納  
諫故人得以佳言而致治得失足以上聞往年太僕卿  
楊最言出而身亾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



國朝典章卷三十一  
外言  
八十二  
恐忠臣納舌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此阻抑  
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願陛下念祖宗創業  
艱難思今日守成不易覽臣所言賜之施行上怒甚  
逮送鎮撫司拷訊已詔禁繫衛獄

四月南京祭酒鄒守益因災投劾言先王克勤天戒人臣  
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  
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每竊祿位糜民脂膏大  
學士夏言謂言辭乖刺擬旨削籍上從之

五月御史党承賜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裁擇  
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驚宜痛加修省所司條上務切

民瘼國體毋得爲彌文應故事於是給事中李鳳來奏  
言六事曰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暴斂重水  
利上皆採納

十月巡按陝西御史浦鉉上言近見高時疏劾郭勛 陛  
下加時祿俸逮勛於理天下快心大姦元兇聞風震疊  
切思楊爵春初所奏槩舉勛事 陛下置爵於獄蓋因  
讞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爲何  
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兄亾而桂冠養母母逝  
而感輿思足跡不濡於城市請謁不通於郡邑荷  
陛下錄用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爲事君之忠



也時旣蒙嘉爵亦當宥庶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  
上怒遣官校逮繫詔獄

二十二年四月給事中周怡上言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  
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之釁生於  
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由今邇昔未  
之或易陛下臨馭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求治銳憂  
民切宜乎太平有象四夷來王也乃日事禱祀而水旱  
災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克歲蠲租賦而百姓未  
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大學士鑾嵩憑藉寵  
靈市恩修怨聞在內閣違言失色入見陛下私陳背

誣是大臣已不和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  
嵩之威靈氣焰凌逼百司凡有陳乞罔不奔走其門先  
受其意而後聞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畏嵩鑾尚書  
訥讚世掌銓衡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銷勢權要  
求之心陰擠陽排互相詆訐視陛下爲何如主臣恐  
大臣不和則儉邪乘間黨比媒孽非國之福日者抗論  
輔臣如御史謝瑜董漢臣皆以他事罪謫去矣伊敏生  
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臣恐自是無言者矣今邊警方  
急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  
乙否其不僨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陛下明離照奮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乾斷戒輔臣毋修怨戒吏部毋依阿戒撫臣毋辱將佐  
戒將佐毋緣小卻以敗大謀陛下更優容言官博采  
羣策則大臣自爾公忠羣臣胥讓而百姓泰和矣上  
曰怡謂羣臣不和負君兆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訕上  
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爾夫朕事天禮神多荷  
庇祐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兩位果能秉  
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永安也諸臣不和  
卽時奏劾至今方言何也其輸心復奏以聞怡復奏命  
下怡詔獄

二十四年御史馮恩先坐上言大臣德政論斬繫獄會廷

審以有詞詔更訊法司謂恩應詔陳言欲毀張孚敬輩  
因而過譽李時輩意在伸此抑彼初非專頌大臣德政  
坐斬情實可矜當比奏事詐不以實者律准贖徒杖還  
職上命再議法司謂恩情重律輕卽非常法可議請  
戍邊得旨發烟瘴地面克軍不許朦朧起用

八月詔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於錦衣衛獄赦其罪放  
回原籍大學士嚴嵩因言二臣荷蒙聖慈寬放誠天  
地好生之仁但原監犯人尚有工部郎中楊魁與爵等  
事體相同乞一體寬宥上從其言并赦之已復遣官  
校逮爵錮獄



二十六六年十一月詔釋楊爵出獄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無敢爲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爵歸家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果卒爵性狷介清苦自甘勇於爲義以忠謹得罪沒齒無怨言隆慶初贈爲光祿少卿

二十八年五月給事中沈束爲故總兵周尚文疏請卹典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虜遂彷徨宵遯此亦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典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僉議贈

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社稷之衛也雖已廟祀廕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今邊方未靖每履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 上覽其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卽死束言官也乃不行重劾反肆欺狂毀謗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叅看以聞於是吏部尚書文淵左都御史屠僑言束心本無他第狂迂當治得旨人臣之罪結黨欺君爲大淵等何不重叅各奪俸三月束令錦衣衛執付鎮撫司究問已詔刑部擬罪





刑部坐東奏事不實者律杖徒納贖 上特詔廷杖四十錮鎮撫司獄凡二十餘年至四十四年始釋

三十九年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先以謫兩浙運副大計削籍家居十餘年至是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 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

也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祀此大可慮也尤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諭二王以毋忌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大臣無所避忌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於親子乎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天慈爲王繾綣但官府不宜久虛大臣畫計聖明蚤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



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在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若曰儲官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卽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討論往古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物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旣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端拱以

順天人從容以議建立似無不可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疏入得 旨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卽回奏給事中監壁御史崔棟等言仰惟 皇上玄穹默佐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爲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謹按希顏本以儉壬久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讒肆爲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之戒奉旨爾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議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大理卿



馬森等議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臬示時希顏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部看詳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何爲若用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於是嵩等復言希顏疏意可疑當令禮部會三法司議上復諭嵩曰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其再同二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卽攻輔相槩可見矣部衆皆大臣又多阿諛可問之耳日官乃摘疏中建帝之說令禮科會科道集議云

按是時東宮雖未正位然上已知人情所屬定議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欲以片言之間列疏君臣父子兄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初倡立四親廟議爲公論所詘及旣罷猶爭之至再上輒優容之希顏因自謂雖廢退可以危言竒計徼幸大功上卽怒必不至死及詔下方從容宴客御史卽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俱不及訣論者謂祖宗列聖神靈陰藉其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而後世乃追議卹錄濫矣



四十三年十二月給事中張岳疏陳五事一辨誠僞以端士習一公輿論以蓄真材一遏姦宄以作士氣一覈部差以肅官守一止開納以議兵餉且言方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皆思疏淪澡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逡巡不思振刷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其咎必有所歸兵部尚書楊博聞之甚不平因乞罷歸思過上優詔畱之已而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末言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不嫌異同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謗謗近乃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爲之悻悻不平者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辦否乎其語蓋侵博也

四十四年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寘之法而籍其家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勵直臣之節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至京問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疏言昔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陛下初年割



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遠不及漢文帝天下之人久不直 陛下內外臣工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賴以匡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焚修齋醮相率進香

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市璧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為之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諛之甚也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未有能久於世者亦夫見漢唐宋方士有存至今日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今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 陛下獨奈何求之若夫天賜桃藥怪誕尤甚此左右奸人肆其欺侮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玄修之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宰輔九卿侍從諫議相與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文武之上使



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寵置其身於臯陶伊傅之列  
 明良喜起都兪吁咈民物熙洽薰為太和道與天通命  
 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若區區於服食  
 超舉之說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惟陛下留神省察  
 疏入上初覽之怒甚抵其章於地已而復取置御案  
 日再三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餘會上有疾煩  
 憊遂下詔曰海瑞言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收訊法司  
 乃擬六辟讞上獄詞竟留中不下

五月御史張九功以災異陳言五事曰禁賄賂以絕僥倖  
 簡督撫以肅邊鎮省工銀以塞侵漁平盜賊以安地方  
 恤營軍以蓄國威上俱納之

七月給事中周世選疏陳時弊四事一曰治水言國初夏  
 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後止以文移塞責臣  
 觀震澤瀑漲潮沙壅塞浸為東南大患宜亟令修治舉  
 行原吉故事庶根本要地可以無虞二曰逋賊言逋賊  
 之弊起於糧額不均奸人包占及巨家貴族投靠優免  
 影射詭寄宜令有司定為優免則例而糧長收頭一切  
 利弊咸汰除之三曰議將言南北將帥多夤緣通賄如  
 京營遊擊韓濟文遣家人何君表投千金於權門以求  
 美遷延綏總兵趙崙假託公差挾金入都城以圖大柄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宜嚴治之四曰勦盜言各省巡撫有司官如傳舍故事  
多隱匿如川湖閩廣羣盜紛紛不卽捕滅宜坐姑息養  
亂之罪徽寧曠賊尚熾而秦州史家莊鹽徒復起此江  
淮咽喉乞令守臣勦平仍通行天下各舉保甲之法約  
束齊民以消禍本疏下所司

十月巡按陝西御史方新言臣惟黃河與北虜之患自古  
有之然而有甚不甚也今豐沛之區閭殫爲河而又興  
都有陵寢之憂鳳宿有水雹之厄河南等處有饑饉流  
移之苦臣意堯之泮水不烈於此矣各邊將情卒驕虜  
至輒蠕避觀望而又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

叛徽寧等處有曠徒竊發之虞臣意舜之三苗不棘於  
此矣夫泮水三苗唐虞何等時也而不足爲治累者以  
堯舜兢業於上而禹臯諸臣日孜孜分憂慮也今司獻  
納者日以獻奇祥言瑞應而尸疆場者惟以報虛捷隱  
實劔 陛下試歷數中外諸臣爲公家分憂慮者誰也  
臣以爲儆戒斥罰之法在今日不盡廢而 陛下於此  
亦宜鑑古察今戚然自責昔漢武瓠子一歌遂因以遏  
衝決之患周宣雲漢一詩其興也勃焉况 陛下自視  
爲何如主豈使宣王武帝專美於前哉 上怒其狂瀆  
妄言黜爲民



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寬宥建言主事海瑞 上覽疏大怒詔錦衣衛杖一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錮禁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於獄發爲民 按以尚揣知 上無重罪瑞意欲沽之以爲名疏中所言繆悠踈誕無可採者又自敘奉命贖買龍涎香以供 上敬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以詭道希合爲自解之地惟 上聖明深燭其奸故重譴之如此  
十二月穆宗釋海瑞於獄中

隆慶元年正月詹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一定志二保位三畏天四法祖五愛民六崇儉七攬權八用人九接下

十聽言 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楊博遵遺詔上言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如通政使樊深給事中丘橈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御史何惟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櫟凌儒申仲玉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母德純等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 上命俱還原官以次推補其年七十以上例得引年者陞秩致仕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員外楊繼盛中允郭希顏錦衣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九十四  
衛經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廕若太僕卿楊景編修王思給事中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御史浦鉉曾翀葉經主事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敘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侍郎唐胄都御史李璋學士豐熙修撰楊慎編修楊名檢討王元正贊善羅洪先大理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張翀張傑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啟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桂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員外劉魁僉事張鑰凡二十八人至如尚書熊浹諫止仙箕御史楊爵彈擊權倖二臣雖罪止黜斥然其忠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 上從其議

三月給事中王治疏上四議一曰議宗廟之禮以隆聖孝言 先帝追崇 獻皇大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古者宗廟始祖百世不遷其次昭穆遞祧 先帝擬周文武世室尊 成祖如 太祖此義起之禮若 獻皇雖爲天子之父而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 武宗之叔父而實嘗北面事 武宗况 先帝於 獻皇祔廟之後世室之祀尚並舉之是 先帝之心亦有未安者聖慮淵微似待今



日蓋進享太廟於分若尊而不免於祧若別祀世室則  
 為萬世不祧之主 先帝遺詔祔享 孝潔皇后而別  
 祀 孝烈夫婦之義既正矧宗廟大禮可浴一時之成  
 跡乎乞勅廷臣詳議以求至當於以光 先帝大孝二  
 日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言 祖宗創制御殿御閣各  
 有成規蚤朝午朝皆有定式經筵有禮日講有儀左右  
 妙選英賢題奏面相可否今雖梓宮未行哀慕方切而  
 朝講之規所當預定三日議親輔之禮以成德業言今  
 皇上之御輔臣恩數徒隆而接見踈爵賞雖崇而情旨  
 隔必信老成如著蔡倚謀斷如師模披閱疏章面商事  
 理以奮治功四日議燕居之禮以澄化原言人主深居  
 禁掖隔遠外庭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宴飲聲樂或  
 以遊戲騎射或以技藝貨利使人主接之不以時用之  
 不以禮近則敝損精神久則妨累政事且聞人言嘖嘖  
 謂官中舉動有非諒陰所宜雖聖明必無此事而臣子  
 防微杜漸不敢不言乞謹服御惜精神優禮中宮慎簡  
 近習奏入納之

四月吏部主事郭諫臣上言六事一正一真人不當復令  
 世襲一皇親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止本身照  
 恭和伯陳萬言例著為令甲一衍聖公遇有親喪宜令



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奏候服滿起送承襲服內免其入賀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用進士令其叅酌禮儀約束官屬別途出身者太常至少卿而止秩滿止許加俸其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一兩司方面員缺宜於本省或鄰省就近遷轉令刻期赴任一府縣官賢能者宜久任其治行卓異者知府歷二三考得陞叅政知縣歷二三考得陞左右給事中得旨 允行御史王得春疏陳八事一曰蚤正母后之位而 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宜放出以消陰邪二曰祀典甚大而師宗記濫職太常宜罷黜以正昭格之禮三曰名器甚重

徐杲以匠役而叨部卿服緋魚鑿世祿不可爲訓四曰輸納白糧物料當令部科收驗勿委內侍以困糧解及禁奸諛慎題覆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八月吏部議卹先朝建言諸臣以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戶部員外申良給事中周達常泰清紀郎周鐵上請 上怒不許部復引例執奏亦不許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上言馬從謙張達常泰皆謫戍周鐵編氓申良杖死或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力持國是無非爲宗廟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豈容遂絕於生成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例終不允惟贈申良爲



太常少卿張達常泰周鐵俱光祿少卿先是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沮之

太常少卿周怡疏陳五事一定君志以修德業二畏天命

以消災異三敬大臣以尊師道四擇左右以慎近習五

勤朝政以飭臣工 上以為抗違命降二級調外任然

其言亦迂誕

十二月鹽山縣縣丞王邦直應詔陳十事一減賦役以招

流移二實倉廩以備凶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清驛

遞以革冒濫五禁勢豪以除橫暴六正仕途以塞奔競

七重功績以明考課八奮作養以剔繁冗九嚴簡練以

修武備十振紀綱以勵風俗 上以其言多切時弊令

該部看議以聞勿以官卑廢言

二年正月給事中石星疏陳圖政理以慰人心條上六事

一曰養聖躬言養之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為要 陛

下為鰲山之樂縱長夜之飲耽聲色之慾萬一起居失

調聖躬虧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言經筵久輟屢請

未復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於光明三曰勤視朝言

正月以來視朝稍倦恐奸諛之徒迎合聖意以先朝二

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欲 陛下效尤 世廟賓

天之詔亦追悔朝講之廢願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



理萬幾四曰速俞允言 陛下降旨有允不允不允者  
 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言涉聖躬則畱中不下  
 事干內官則稽遲不行甚且因而獲戾尋常章奏稍緩  
 猶可虜報軍機呼吸立變稍緩禍且不測五曰廣聽納  
 言 陛下求諫未幾少卿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給事  
 中陸鳳儀偶遺聖旨而削籍使二臣俾還舊職則忠言  
 至計日陳上前六曰察讒譖言方今公道昭明讒譖間  
 有項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願深察其奸悉  
 置不行則保全善類而天下稱明疏入 上怒其訕上  
 無禮命廷杖之黜為民時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中

官戒閹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恐以杖斃先以  
 義白緹帥身自掖蔽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  
 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南京給事中張應治等以災異頻仍條陳修弭七議一勤  
 政二親賢三立信四足兵食五平寇盜六復軍儲七察  
 幽枉大要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禳災不當專責臣下  
 而前三議勸 上革內批罷遊幸召還織造內臣語甚  
 切直 上意頗不懌第下其章於所司已而復謂兵部  
 不當題覆切責之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疏臣六事一省議論一振紀綱一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九  
詔令一覈名實一固邦本一飭武備 上曰覽卿奏皆  
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看議以聞

十二月給事中魏時亮上三劄一曰先憂言今天下可憂  
者在民瘼能爲民紓憂在郡守今宜慎重其選果有治  
行超卓者卽陞南京京堂或徑轉巡撫都御史以示旌  
異一曰養士言各省直隸提學官廼朝廷文教所係須  
擇學行兼優輿情推服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  
其資深望重或徑陞祭酒或量改翰林院相應職銜以  
示風勸一曰久任言官必久任乃可責成自今內外官  
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擾吏

部覆前一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法雖屢經言官建議  
本部裁覆第以諸司員缺數多需次人衆不能盡行宜  
先得職務緊要如兩京府尹祭酒在外巡撫各左布政  
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者皆久任之而責其成功  
資深旣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勸議上從之

三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戒懼言天命  
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宜敬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  
好遊但當召輔臣同遊講學議政以通下情三曰戒嗜  
好聲色寶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以固寵人主因之喪邦  
四曰發給旨視朝御政一發皇言庶幾臣子知所惕勵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五曰習奏事 祖宗朝設寶座於會極門遇有章奏面  
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  
旨多舛謬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  
閣臣內批未協聽彼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  
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以行私宜令一切傳  
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謂臣下建議當  
虛心以聽有優容無罰謫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  
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不可不察以安善良報聞  
五曰御史詹仰庇上言陛下前取戶部銀在廷諸臣將  
謂克足內帑以備緩急乃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

欄龍鳳船鞦韆架堅櫃玉盤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  
聖德累不小伏願念生財有限國計甚難毋作無益以  
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罪  
之 上怒責仰庇累次不悛命錦衣逮治廷杖爲民  
大學士李春芳等九卿楊博等科道鄭大經等各疏救仰  
庇大經等因并論尚書劉體乾近亦以言受罰二事俱  
駭聽聞恐天下後世妄疑爲中貴洩忿疏入報聞  
閏六月給事中鄭大經上疏言災異疊見時事多艱正恐  
懼修省圖回幹理之日宜宜召大臣商確治道各率職  
條對及勅九卿言官并撫按臣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以



聞給事中張貞上言用人理財誠爲急務顧言不當實  
或反基禍夫垂綸者一日而協卜扣角者經宿而授政  
以知明而用當也乃促柱逼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挾  
以意見按名登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  
不加賦而上用足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旣虛  
民力亦竭妄持說不本經常道聽途說何濟實用乞  
勅臣工務秉至公勿事苛屑報聞

南京吏部尚書吳嶽疏陳六事一曰勤召對言經筵進講  
悉循故事無裨啓沃莫若時召近臣考論古今以期實  
效二曰限輪對言宜令部院堂官班立便殿依次面陳

軍國事情以廣聖聽三曰容直言言官意或稍偏詞  
或過激宜少霽天威以倡敢諫之風而防壅蔽之患四  
曰崇節儉言邊方急用仰給司農一或不繼患生肘腋  
宜卑宮減食爲天下惜費不宜虛外庫以實內帑五曰  
正題覆言凡諸臣建議事有可行宜卽爲題覆不則明  
列是非毋持兩可以失事機六曰復執奏言 祖宗朝  
凡內批下所司稍有干礙大臣卽引義固爭務以回聖  
心而培主德疏入 上自採前四事以後二事下所司  
看詳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嶽疏皆係國體請發所司務  
實舉行報可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其一宜酌用羣臣  
不執已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嚮晦不入宮闈其三內  
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其四風紀之臣當  
備員久任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  
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其五廣言路令匹夫皆得以自  
劾其六臨朝決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惟論是  
非不拘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  
積弊之習其九面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  
其十修撰編修等官宜更番直日乘輿言動奏報直簡  
備書修爲日曆上以其言狂妄命降三級於是吏部  
補問禮南國子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十二月尚寶司丞鄭履淳上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  
下恭默三禩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  
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簪之  
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旣懲趙普奚從補牘內批徑  
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旣失厲階陰啓言涉官府輒肆  
阻撓權在私門堅不可破伏願奮英斷決大計勿爲小  
故之所淆弘濬喆任君子勿爲辟昵之所惑以美色奇  
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蠶夷  
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



流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而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得旨履淳假借陳言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杖一百繫刑部獄

四年九月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先朝以議大獄得罪故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建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廕子至是浙江撫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赴部承廕掌吏部大學士高拱以爲非宜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

願下閣臣議論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開久塗之耳目上曰大禮斷自皇考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

五年正月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短護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捨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影響言詞疑似形諸章奏彼



此相詬人已兩失總之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  
旨之人難保其終信而不吾叛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  
機械以中傷善類况宰相不以揀時為賢當以格心為  
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 陛下  
慎選言官申飭大臣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章下所  
司不十日外補僉事去

六月尚寶司卿劉奮庸疏條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  
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  
按奮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為久不徙  
官有快快心更相與詆訾之未幾竟見黜云

享和榮



